

The Earth Chronicles VII
《地球编年史》第七部

一个早已设定的周期性天文时间是否意味着
第十二个天体和其上的众神将又一次的回归？

完结日

审判与回归的预言

The End of Days

[美] 撒迦利亚·西琴 / 著 龚力 / 译



30周年双里程碑庆典终结版



The End of Days: Armageddon
and Prophecies of the Return

The Earth Chronicles VII

by Zecharia Sitchin

完结日：
审判与回归的预言

《地球编年史》第七部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龚力 译

THE EARTH CHRONICLES VII: The End of Days
by ZECHARIA SITCHIN
Copyright: ©2007 BY ZECHARIA SITCH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ZECHARIA SITCHI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BIG APPLE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4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 / (美) 西琴著；龚力译. -- 新版. --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9
(地球编年史)
ISBN 978-7-229-04657-6

I. ①完… II. ①西… ②龚… III. ①宇宙学—普及读物 IV. ①P15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1677号

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 The End of Days: Armageddon and Prophecies of the Return [美] 撒迦利亚·西琴 著 龚力 译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刘太亨 刘嘉
责任编辑：张德尚 装帧设计：味计设计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海阔特彩色数码分色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白合印刷厂印刷
(重庆市九龙坡区白桃路10号 邮编：400039)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 68809425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4.25 字数：146千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4657-6
定价：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 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让人翘首以盼的撒迦利亚·西琴经典启示系列的最终卷！在这部花费了30余年研究而得来的杰作中，西琴展示了‘过去即是未来’这一灵性观点引人注目的新证据——人类和他们的地球，从属于一个早已决定好的周期性天空时间。一个伟大的循环即将来临……”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闪耀的、具有爆炸性的作品！为此，我要向伟大的撒迦利亚·西琴致敬！”

埃利希·冯·丹尼肯 (Erich von Daniken)

《众神之车》(*Chariots of the Gods*) 作者

☞ 为什么我们所处的公元二十一世纪像极了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 历史注定将重演吗？如果是，将在什么时候？

☞ 第十二个天体——“谜之行星”尼比鲁将在下一个3600年回归并影响地球吗？

☞ 届时，尼比鲁的居民阿努纳奇将会如天神一般再次降临吗？

☞ 等待人类的会是一场怎样的相遇：毁灭还是新生？

“自撒迦利亚·西琴开创了《第十二个天体》一书已有30余年，后者使苏美尔文明和关于阿努纳奇人的记载苏醒了过来——这些天外来客塑造了人类，并给予人类文明和宗教信仰。在这本终结之书里，西琴向人们展示了禁锢于‘开端’中的‘终结’，而且一旦当你了解到此‘开端’，就有可能预知‘未来’。”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太令人激动了……这是一个伟大史诗的完美尾声。西琴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鲍勃·迪恩 (Bob Dean)，星际政治揭秘工程重要成员

中译本总序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弘、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当我们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我相信，大多数对人类进化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The Bible*)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持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种族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汇“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e.ri.du”，而这个词的本意竟是“遥远的家”！

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The Earth Chronicles*)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仅有的少数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学者之一。他穷尽一生的时间探究着我们的起源，当然这些研究要证明的绝对不是一群下树的猿猴怎样奇迹般地成为了人。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家，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第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完结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其间耗时达30年。而他在这30年间所作出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他的观点是：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在30万年前的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同时也证明了伊甸园、大洪水以及《圣经》中的英雄人物是史实

而非神话。他的研究成果让进化论与《圣经》不再相互抵牾，这一点是空前的，人们有可能会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认同感，而这样的认同感不是进化论或《圣经》能单独带来的。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而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鲁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鲁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着上百万年历史的观点。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源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笔者曾在玛雅抄本中看到，其历法中“第四个太阳纪元”的最后一天是2012年12月21日，由此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同时也有不少人将其视为谬论。事实上，玛雅历法认为，在2012年年底的那个冬至日之后，人类、地球乃至我们的整个星系，都会进入全新的“第五个太阳纪元”。在这套书中，撒迦利亚·西琴为这样的说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当然，并不是论证“末世论”。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于“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鲁，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鲁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笔者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从“只有诸神在地球上的时代”开始，讲到众神如何建立地球太空站与居民点，讲到“原始人工人”被创造的年代，讲到他们作为人类“在大地上繁衍壮大”并如何“打扰恩利尔”，于是，到了距今1万年前，诸神决定不把巨大潮汐波即将到来的消息告诉人类。但“造人计划”的领袖“恩基”，却将其泄露给了“阿拉塔哈希斯”，并指导他造了一艘潜水艇“方舟”，带上“洁净的生物”存活了下来。

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曾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是否就在公元2012年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它们仍将会留在镜中。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地球编年史》——这套被翻译为三十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竟然是在第一本发行30周年之后才被引入中国的。而在这30年前，是另一个长达30年的研究过程。也就是说，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宋 易

2009年4月1日于成都

序言：过去，未来

“他们将在何时归来？”

曾经无数次地，我被问到这个问题。这里的“他们”，当然是指阿努纳奇人（Anunnaki）——来自行星尼比鲁（Nibiru）的外星人。在古代，他们被人类视为神灵，而现在，人们想知道，究竟将在何时，尼比鲁会沿着其长长的轨道回到离我们不远的近地点？当那一天到来时，又将发生些什么？会出现午时的黑暗吗？地球会被撕裂吗？会发生长达1000年的苦难与烦恼，还是救世主的第二次降临？关键是，这一切将发生在2012年吗？或是更晚，或是根本就不会发生？

这些意义深远的问题，联系着有着宗教信仰与期待的人们最深层次的希望与焦虑。它们被混杂于当前的事件之中：战争在中东——上帝与人类开始发生交集的地方爆发；核毁灭的威胁；凶猛的自然灾害发出的警告，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多年来一直不敢回答——现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够也不可以再被推迟了。

人们应该认识到，关于“归来”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像现在一样，在过去，它也无情地联系着关于上帝决战日（Day of the Lord, the End of Days, Armageddon）的期望与忧惧。4000年前，近东目击了上帝和他的儿子许诺的人间天堂；3000多年前，埃及的国王与人民渴求一个救世主般的时代；2000年前，朱迪亚（Judea）的人们想知道救世主是否出现；而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为这些谜团所困惑。预言会成真吗？

在本书中，我们将处理我们给出的这些疑问，解答古代的谜团，破译诸如十字架、双鱼宫和圣杯等象征物的起源与意义。我们将描绘在历史事件中连接太空着陆点的角色，并且展示，为什么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正好汇聚到耶路撒冷（Jerusalem）——“联系天堂与人间”（Bond Heaven-Earth）的地方。我们将思考，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公元二十一世纪与公元前的二十一世纪如此相似？难道是历史自身在重演？是否一切都被弥赛亚的时钟所指引？是否那个时候即将到来？

2000多年前，《旧约》（*Old Testament*）中的但以理（Daniel）反复地问天使：“何时？”何时将是世界末日？300多年前，著名的伊沙克·牛顿先生（Sir Isaac Newton），就是阐明了天体运动奥秘的那个人，曾写过关于《旧约》中的但以理和《新约》（*New Testament*）中的新发现的论文。在最近被发现的手稿中，牛顿记录了他关于世界末日的计算，它将被我们连同关于末日的近期预言一

起进行分析。

《希伯来圣经》(*Hebrew Bible*)和《新约》都宣称，未来的秘密植根于过去，地球的命运联系着天堂，人类的事务与命运联系着上帝与诸神。在考虑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之前，我们会从历史穿越到预言；我们知道，一件事不可能排开其它事而被独立地得以透彻的研究，所以我们会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来考察。以此为向导，我们将透过往昔看到未来。可以确定的是，答案必然会很惊奇。

2006年11月，纽约

目 录

001

中译本总序

001

序言：过去，未来

目 录	目 录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001	弥赛亚的钟声	
第二章	015	“就这样过去了”	
第三章	025	埃及预言，人类命运	
第四章	035	神与半神	
第五章	047	审判日倒计时	
第六章	059	随风而来	
第七章	071	天命有五十个名字	
第八章	085	以神的名义	
第九章	099	福地	
第十章	113	地平线上的十字架	
第十一章	127	上帝决战日	
第十二章	141	午时的黑暗	
第十三章	159	当众神离开地球	
第十四章	177	完结日	
第十五章	189	耶路撒冷：圣餐杯，消失	
第十六章	203	哈米吉多顿并预言归来	
附言	215		

无论在哪里，对天启（Apocalyptic）的惊恐、弥赛亚（Messianic）似的狂热以及对世界末日的焦虑，都侵扰着人类。

在战争中、在叛乱中、在对异教徒的屠杀中，都展现着人类的宗教狂热。西方的国王召集军队，与东方作战。文明的冲突动摇着生活传统的根基。战争吞没了城市与村镇；权势们在保护墙后寻找着安全。自然灾害与不断增强的灾祸使人们疑惑：人类有罪了吗？这是上帝愤怒的证据么？这些预示着下一次大洪水么？这是天启么？弥赛亚的钟声近了么？

钟声敲响的时间，是公元21世纪，还是公元前21世纪？

两个时间都是正确答案，我们的当下与遥远的古代是一样的。这是现在的情形，也是4000多年前的情形；这惊人的相似，归因于在这两个时刻中间发生的事件，那个时期有着基督时代的弥赛亚狂热。

人类的三次大洪水——有两次发生在过去（大约是公元前2100年以及耶稣诞生的时期），一次即将发生在临近的未来——是互相联系的。一次引起另一次，只有理解了那次才能理解这次。今生于往，过去即未来。这三次洪水的本质都是弥赛亚预言；连接这三次洪水的是预言书。

这充满苦难与忧患的现在将怎样结束，未来预示着什么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进入预言书的领域。我们的预言书不会是一个大杂烩——以对末日与毁灭的恐惧为吸引的新发现的大杂烩。它是可以信任的，这个信任是建立在唯一的古代档案上，这个档案证实了过去，预言了将来，记录了以前的弥赛亚预言——在古代便预言了将来，这个预言中的将来正在来到。

在这三个启示录的例子（两个已经发生，另一个将要发生）中，天国和尘世的关系——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关系——正是这些事件发生的关键。在地球上，某些连接天国与尘世的实际场所的存在，表现在物质方面，被认为是这些事件发生的关键和中心；我们所谓的宗教，则表现了精神方面。除了大约在公元前

2100年的那次，在这三次事件中，变化了的人类和上帝间的关系都是问题的核心。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人类面临着第一次跨时代的巨变，那时人类和上帝的关系是多元的。是否人类和上帝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读者会很快地发现。

※

阿努纳奇（“从天堂来到地球的人”）——苏美尔人对他们的称呼——就是神，当因为需要黄金而从尼比鲁来到地球时，他们的故事便开始了。被刻在七块碑上的《创世史诗》，记录了他们行星的故事。这故事通常被看做一个寓言式的神话，产生于原始的心灵——把行星们看做是神在相互斗争的心灵。但正如我在《第十二个天体》中表明的一样，这个古代文本，实际上是一个深奥的天体演化论，它讲述了一个经过我们太阳系的迷路行星，是怎样与提亚玛特行星相撞的。这个碰撞产生了地球与月亮，产生了小行星带与彗星。这个侵略者自己也被捕获在一个椭圆轨道上，其一个周期为3600个地球年（见图1）。

苏美尔人的文献说到，在120个周期（432000地球年）后，大洪水之前，阿努纳奇人来到地球。他们怎么来的，为何而来，他们在埃丁（圣经中的伊甸园）的第一座城市，他们制造亚当以及为何而造，悲惨的大洪水——这些，统统都被记载在我的《地球编年史》系列中，这里将不在重复。但是，在开始前往公元前21世纪的时间旅行前，我们需要回忆一些大洪水发生前后的重大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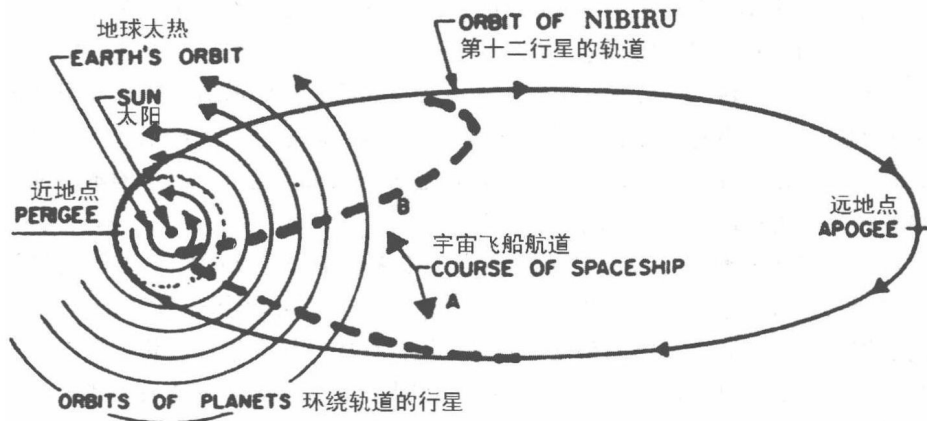


图 1

圣经中的大洪水，开始于《创世纪》第六章。耶和华起先决定把人类从地球上灭绝，然后又故意通过诺亚方舟拯救了人类。在苏美尔人关于此故事更早的文献中，把对人类的不满归因于恩利尔神，而试图拯救人类的是恩基神。《圣经》

为了宣扬一神论，不仅掩盖了恩利尔与恩基的争执，阿努纳奇人的两个氏族间的争斗也被掩盖，而此争斗决定了地球上随后发生的事件之进程。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氏族及其子孙的争斗，以及大洪水后分派给两者的领地，记于心中，才能理解之后发生的一切。

恩基与恩利尔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父亲是尼比鲁的首领阿努；他们在地球上的斗争起源与其母星——尼比鲁。恩基——之后被称作E. A（意思是“家是水的人”）——是阿努的大儿子，但不是阿努妻子安图所生，而恩利尔是安图（安图是阿努同父异母的妹妹）所生。因此，恩利尔虽然不是阿努的大儿子，但却是尼比鲁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在阿努即位之前，王位在继承竞争中落入了阿拉卢之手，之后阿努用政变夺取了王位，把阿拉卢从尼比鲁赶走。这个事实激化了恩基和安图家族本就不可避免的矛盾。这件事不仅使E. A重新回到了他祖先时候的怨恨中，而且对恩利尔的领导权提出了挑战。这些都写在史诗《安祖的传说》（*Tale of Anzu*）中（欲了解尼比鲁王室错综复杂的关系、以上人物的祖先，请参见《失落的恩基之书》（*The Lost Book of Enki*））。

我发现，解开众神继承（与婚姻）规则的秘密的关键，是认识到，众神的这些规则也用在了他们在人类世界中的代理人身上。在《圣经》的传说中（见《创世纪》20：12），族长亚伯拉罕在介绍他的妻子萨拉是他妹妹时，说自己没有说谎，“事实上，她是我的妹妹，我父亲的女儿，但不是我母亲的女儿，她是我的妻子。”她不仅作为同父异母的妹妹与亚伯拉罕结婚，而且她的儿子——以撒——成为了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亚伯拉罕与其侍女夏甲所生的大儿子以赛玛利却没有这个资格（这继承规则怎样引起古埃及太阳神拉的后代——同父异母的奥西里斯与赛特——的不和，在《众神与人类的战争》中有说明）。

虽然这继承规则看起来复杂，但却是建立在被书写王朝历史的人称作“血统”的东西之上的。我们现在知道，这便是DNA系谱，DNA继承自父母，而线粒体DNA（mDNA）只能继承自母亲。这复杂而基本的规则便是这样：王朝的血统通过男性的血统延续；头生子在继承顺序中靠后；可以娶同父异母的姐妹为妻；无论这个妻子生的儿子是否是头生子，他都将成为王位继承人。

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恩基与恩利尔争夺王位的斗争，又因为惨合了感情方面的斗争而变得复杂。他们都对其同父异母的姐妹宁玛赫垂涎欲滴，宁玛赫的母亲是阿努的一个小妾。她是恩基的真爱，却不被允许嫁给恩基。恩利尔夺去了宁玛赫，并与她生有一子，名为尼努尔塔。虽然尼努尔塔不是婚生子，但这继承规则使他成为了无争议的继承人，因为他是头生子，并且其母亲是恩利尔同父异母的姐妹。

※

恩基，正如在《地球编年史》中叙述的一样，是来到地球的五十个阿努纳奇人的首领（他们来地球是为了获得黄金，以保护尼比鲁正在缩小的大气层）。当最初的计划失败后，恩利尔带着更大的任务和更多的阿努纳奇人，来到地球。宁玛赫也作为一个首领来到了地球。

阿努也来到了地球，解决了他两个儿子的矛盾（这个矛盾毁掉了这个生死攸关的任务）；他甚至呆在地球，让他的一个兄弟确保在尼比鲁的摄政统治：《阿特拉哈西斯史诗》以此开始了众神与人类的故事。有此背景，这个古代文本告诉我们，很多东西都决定着谁会呆在地球、谁会得到尼比鲁的王位：

众神彼此紧握双手，
彼此抛弃而分离：
阿努回到天国，
地球归恩利尔统治；
大海，被围成环状，
给予恩基。

而这些事情的结果，便是阿努作为王回到尼比鲁。恩基获得了大海与河流的统治权（他是海神，在希腊被称为波塞冬，在罗马被称作尼普顿（Neptune），他获得En. Ki（地球之主）的称号，这使他得到了安抚。但是，恩利尔（EN. LIL，统帅之主）获得了全部的统治权：“地球归他统治。”无论恩基愤恨与否，他都不能违抗这继承规则和已发生的一切；所以对这不公平的愤恨，以及因他父亲与祖先遭受的不公平对待而报复的强烈决心，使得恩基的儿子马杜克发动了战争。

几种文本都描述了阿努纳奇人是怎样在埃丁（《大洪水后的苏美尔》（*the post-Diluvial Sumer*）建立起他们的殖民地的，每个殖民地都有特殊的功能，都为某个主要计划服务。至关重要的空间连接（用航天飞机与太空船联系母星来实现其功能），由恩利尔在尼普尔（一个苏美尔和巴比伦城市，在现在的伊拉克东南，译者注）的指挥所所控制。这个指挥所的中心是一个发着微光的房间，名叫DUR. AN. KI（意思是天国与地球的连接处）。阿努纳奇人另一个关键设备太空船发射降落场坐落在西巴尔（西巴尔，鸟城）。尼普尔被建立在同心圆的中央，“上帝之城”也建立在此地；为了方便太空船降落，他们建造了一个登陆走廊，其焦点在近东高大的亚拉腊山（在土耳其东部；据基督教《圣经》载，大洪水后诺亚方舟即停于此，译者注）的两个峰顶。（见图2）

然而大洪水“扫荡了地球”，毁灭了所有的上帝之城，也就毁灭了他们的控

制室和起落场，并把大洪水后的苏美尔埋葬在千万吨的淤泥中。一切都得重来——但一切都可以不同于以往。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太空船起落场，并给它配备上新的任务控制室和能照亮降落走廊的新灯塔。新的降落道依然建立在亚拉腊山突出的双峰上；其他的设备都是新的：起落场建立在北纬30度的西奈半岛上；以人造的双峰作为灯塔——即吉萨金字塔；一个新的控制室建立在耶路撒冷（见图3）。这个规划在后洪水时代发生的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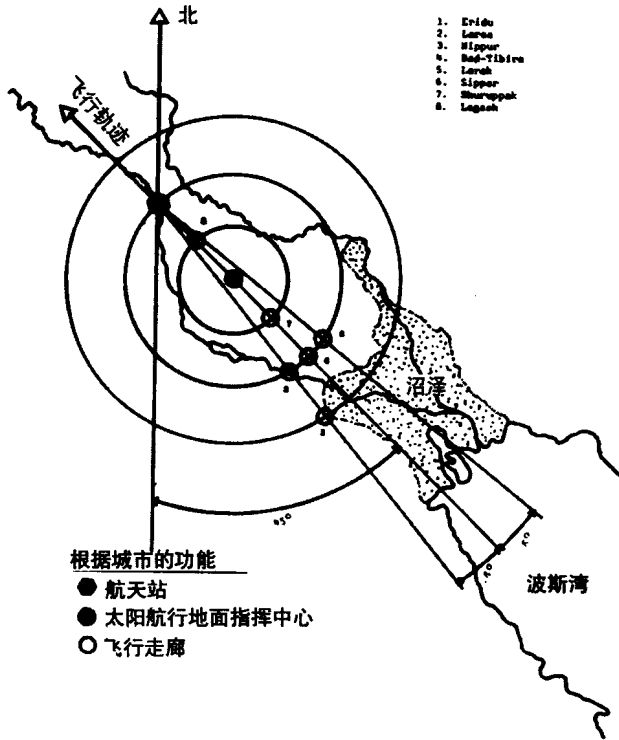


图 2

对于神与人类的事务以及人与神的关系，大洪水都是一个分水岭（无论按其字面意思或象征意思去理解）：凡人，以前被塑造成为神服务的凡人，自此以后被看作是神在这个被毁灭了的行星上的合作者，只是地位稍低而已。

于是，在公元前3800年，人类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其第一个文明高峰时，这种神与人的新关系被建立起来并神圣化，同时被编入法典。接着发生的重大事件便是阿努正式访问地球，而阿努不仅是尼比鲁的统治者，而且是地球上众神的首领。他此次访问的一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在众神中确立和平。使阿努纳奇人的两个主要氏族（恩利尔与恩基的两个氏族）间能够和平共

处。大洪水过后，新的空间设备的建设，要求对领土进行重新划分。

《圣经》在《创世记》第十章记载了这次领土的分割，由诺亚的三个儿子发源而来的人类子孙，已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与地域：亚洲是闪的，欧洲属于雅弗的后代，非洲属于哈姆。历史记载表明，在这次领土分割中，恩利尔的家族分得了二分之一的土地，而三分之一的土地分给了恩基与他的子孙。而西奈半岛——至关重要的太空飞船起落场坐落之处，则被划为了中立的神圣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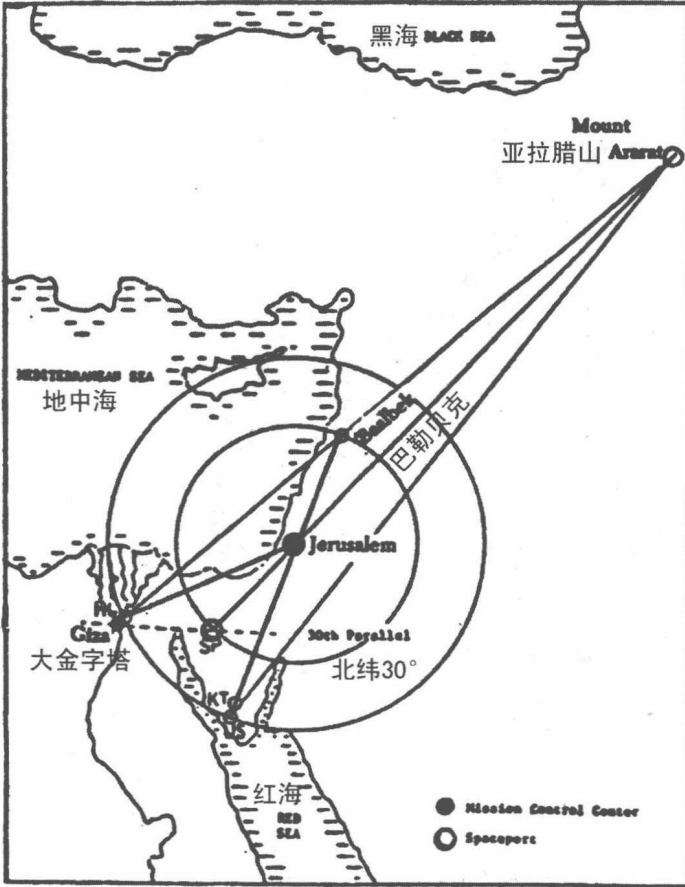


图 3

《圣经》只是简单地按领土分割列举了各个国家，在更早的苏美尔文献的记载中，这次分割是阿努纳奇人的领导层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决定的。《伊塔那史诗》中写到：

伟大的阿努纳奇人啊，决定命运的神

关于地球，他们交换了意见。
 创造了四个地方，
 建立起他们的殖民地。

这四个地方的第一个，处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即美索不达米亚），人类在此建立起了第一个文明高峰——苏美尔文明。在前洪水时代，众神的城市便建立于此，人类城市兴起，每个城市有宗教场所，在那里，神居住在金字形神塔中——恩利尔住在尼普尔，宁玛赫在修佩克（Shurppak），尼努尔塔在拉格什，娜娜（辛）在乌尔城，伊师塔在乌鲁克，沙玛什在西巴尔，等等。在每个城市中心，有一个EN.SI，即“正直的统治者”——最初是被选中的半神——他为了神的利益而统治人类；他的主要任务是发布符合正义与道德的法典。在这个圣区，有祭司负责安排节日庆典、牺牲献祭和向神祈祷的仪式，由直接为神及其配偶服务的高级祭司所监督。艺术与雕塑，音乐和舞蹈，诗歌及圣歌，以及最重要的宗教记录，都在寺庙里、皇宫中繁荣起来。

有时，某个城市被选为这片土地的首都；此地的统治者是努戈（意思是“伟人”）王。在此人活着及死后很久，这片土地上最有权力的人同时是王与最高祭司。因为王的地位与权威非同一般，所以经过仔细的挑选才选择了他。王权的一切象征，都被认为是直接来自天国，来自尼比鲁星球上的阿努。一个苏美尔的文献涉及到这个问题，它上面记载到，在王权和正义的象征（王冠与节杖）被授予地球之王以前，王冠与节杖要“堆放在天国的阿努面前”。实际上，在苏美尔语中，王权就是阿努的权力之意。

以上所说明的王权的意义是文明的基础。在《苏美尔列王记》（*the Sumerian King Lists*）中，人类的正义行为与道德法典被明确地声明：大洪水之后，“王权来自天国”。对我们阅读本书至弥赛亚预言——“天国的王权”回到地球——时，这是重要的声明，需牢记于心。

大约公元前3100年，一个与苏美尔文明相似但不同的文明，在非洲的尼罗河两岸（努比亚与埃及）建立起来了，这是上文说到的第二块地区。它的历史不如恩利尔子孙们创造的历史那样和谐：全部土地分给了恩基的六个儿子，他们之间争斗不断。其中主要的斗争发生在恩基的头生子马杜克（在埃及称作拉，即太阳神）与宁吉什西达（在埃及称作透特，即月神），这次斗争使得透特和他的一群追随者逃往新的家园（在那里，他变成了羽蛇神，有翼的巨蛇）。拉因为反对他的弟弟杜姆茨与恩利尔的孙女伊南娜 / 伊师塔成亲，便害死了他弟弟，他也因此受罚而被迫逃亡。作为补偿，伊南娜获得了第三块地——印度河河谷——的统治权，此地的文明大约建立于公元前2900年。这三处文明区域，以及作为太空船起落场的神圣之所，都位于北纬30度，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见图4）。